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六

與六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羅睺羅因緣品第五十六之二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我念昔過
與六去久遠在迦尸國於彼聚落近有一山名鬱

蒸伽其山南面有一園林其園雜樹數過十
萬花果茂盛枝葉扶疎遙瞻望如青雲隊
於其園內處處皆有蓮花池沼其數衆多莊
嚴園林其林高大空閑寂靜或有師說鬱蒸
城爾時彼山有諸群象其象群內有一象母

生育一子形體端正觀者無厭然彼象子其
身潔白六牙備足其頭純黑如因陀羅瞿波
鳥頭七支柱地其彼象子養育不久成大象
龍如法修行孝順父母供養之時有敬重心
然彼象子諸有飲食草果根等先奉父母令
其充飽然後自食爾時象龍又於一時因求
草果諸飲食等處遊行有諸獵師忽見此
象即作是念此之象龍非是餘人所堪乘者
唯梵德王堪能乘耳作是念已遂即往詣梵
德王邊到已白言大王當知某處林內有一

象龍端正可喜其身潔白具有六牙其象黑頭如因陀羅瞿波之鳥七支柱地如我所見彼象當堪大王乘之如其大王意所樂者可往遣人搦彼象取將示王來時梵德王尋即召喚能搦象者勑告之言我聞他說有一象龍其象六牙端正可喜觀看之者無有厭足乃至七支悉皆拄地汝等必當速往彼處捉彼象龍將至我所勿使遲遲令有失脫爾時所有諸搦象人聞梵德王有如是勑而報之言如王所勑不敢違教即辦牢韁諸皮索等

徃至象邊以呪呪之其象自來赴向人所遂即捉之以彼皮繩繫縛象已牽來將至梵德王邊時梵德王逕見彼等將其象龍欲至之時即起出迎以歡喜故作如是言快得如是妙好大乘快得如是妙好大乘時梵德王身自養飼但於彼象所堪食者悉皆與之一切所食自看自與雖復如此而彼象龍反更羸瘦恒大呻吟呼聲大叫悲啼流淚無時暫歇時梵德王見彼象龍羸瘦憔悴乃至悲啼流淚如此至於象前合十指掌語象龍言我將

一切諸好飲食供養於汝汝乃羸瘦不著膚
體減損色力身嬰羸瘠然我觀汝心不悅懌
不受歡樂我心愛汝供給贍養未曾暫捨汝
須何事我今皆與令汝歡喜汝何緣故不喜
不樂爾時象龍白梵德王作如是言我今答
白大王一語令王歡喜時梵德王聞彼象龍
作如是言生大希有歡喜之心復作是念希
有此事此龍象王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報彼
象龍作如是言汝象龍王出如是語令我歡
喜爾時象龍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

彼林之內我有父母年老力衰住彼林內我
念未被王所擄時自爾已前不曾憶有先自
食歟始與父母水漿亦爾先與父母然後自
飲我今思量受王供給一切資須無所乏少
養育於我然其父母在彼林中乃成孤獨受
大苦辛我今正以不見父母是故如此憂愁
異六三
不樂時梵德王聞此語已生未曾有奇特之
心作如是念希有此事不可思議人中猶尚
難有此法云何象龍乃如此也作是念已告
彼象龍如是言曰大象龍王我今寧自將此

身命閉於牢獄不將如是如法之行持戒妙行孝養父母於如此事不敢擾亂爾時梵德復告象龍作如是言汝象龍王我今放汝至父母邊共其父母自相供養隨意受樂然梵德王放象龍時即說偈言

汝今好去象龍王 供養父母當孝順
我寧自捨此命根 於汝更不相亂擾
爾時梵德放彼象龍其象龍王既得脫已漸至彼林彼象龍母於時正以不見子故憂愁懊惱泣淚啼哭兩目失明以失明故東西馳

走從於本處遊行他所象龍初還至彼林時求覓其母了不知處以不見故放聲大喚於時象母聞其叫聲即知彼聲是其己子其母爾時亦即放聲叫喚悲泣彼象龍王聞其母喚遂爾尋聲往至母所其象龍王既見其母

近一水池止息而住安置其母在於岸上爾時象龍入其水池取滿鼻水出已歡喜身心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至其母邊以水散灑而洗浴之爾時其母得子持水洗浴身時眼還清淨勝於本日而彼象母既見其子而

問之言子何處來今日始還今我多時不得
見汝時彼象龍向母具說如梵德王遣人所
擄將向王宮供養因緣并放得脫還歸之事
一切皆悉向其母說爾時象母聞此語已歡
與六
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唱言子子如我
今日而得與汝共相養活喜樂如是願梵德
王共其父母妻子男女諸眷屬輩及以知親
大臣百官一切輔佐共相養活如我今日受
斯快樂爾時佛告諸比丘等作如是言汝諸
比丘若有心疑彼象龍王此是誰也即我身

是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彼時象母此是誰者
莫作異見此即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是當
於彼時爲我啼哭悲涕流淚受於苦惱兩目
失明還因我故而得清淨今亦如是摩訶波
闍波提憍曇彌不見我故悲號啼哭憂愁苦
惱兩目失明今還因我而得清淨汝諸比丘
如來昔在因地之時未得成佛尚爲衆生作
是利益況於今日已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也是故諸比丘若有智者恒於佛所
作敬重心希有之心於法僧邊亦須生於敬

重之心汝等比丘當如是學

難陀出家因緣品第五十七之一

爾時世尊教化難陀釋種之子捨家出家數
數爲說出家因緣亦復讚歎出家因緣而作
是言汝來難陀當就出家作是語已釋子難

六

五

陀白言世尊我不出家所以者何我以四事
供養世尊及比丘僧乃至盡其一形供養衣
服卧具飲食湯藥如是世尊第二第三教化
難陀讚歎捨家出家功德乃至數數說其出
家因緣之事及以讚歎勸其出家而彼難陀

不肯出家猶言我以衣服卧具飲食湯藥盡
形供養佛及衆僧因緣之事爾時世尊經於
少時飯食訖已將一侍者徐徐向彼釋種童
子難陀之家然彼釋種童子難陀當於彼時
在重閣上共孫陀利昇樓觀看遨遊而坐爾
時難陀在樓閣上遙見世尊將至其所遠即
驚起下於重閣徃至佛邊頂禮佛足却立一
面因白佛言善來世尊何從遠至惟願垂神
入我堂室昇座而坐爾時世尊入彼堂室昇
座坐已慰喻難陀慰喻已訖默然而坐爾時

難陀白佛言世尊唯願今者於此受供我遣
備辦餚饍飲食佛告難陀我已食訖不須備
辦爾時釋種童子難陀復白佛言今有蜜漿
非時飲不佛告難陀我隨汝意爾時難陀復
白佛言唯然世尊於是難陀執持佛鉢盛非
時漿奉與世尊於時世尊未爲受取爾時釋
種童子難陀即持彼鉢將與侍者而彼侍者
復不受取爾時世尊從座而起與諸侍從相
逐而還欲向本處其釋童子亦從重閣持彼
蜜漿欲隨佛去爾時釋種女孫陀利見釋難

陀執其滿鉢非時蜜漿從世尊行其孫陀利
梳頭未訖便即高聲喚難陀言聖子難陀欲
何去也爾時難陀指彼鉢言欲將此鉢奉送
如來至彼即還孫陀利言聖子速來莫久住
彼爾時世尊出難陀家爲難陀故步行東西
在於街巷欲令城內一切人民見彼難陀執
第六
非時漿隨逐於佛是時人民見此事已各相
謂言今者世尊必令難陀捨家出家爾時世
尊至僧伽藍喚一比丘密以手指作其相貌
今取難陀手中蜜鉢時彼比丘知解佛意從

難陀邊即取其鉢爾時難陀頂禮佛足白言
世尊我今辭佛欲還向家佛告難陀汝莫還
去爾時難陀復白佛言世尊我今思惟不欲
出家所以者何我欲四事盡其一形供養如
來及衆僧故爾時世尊復告難陀作如是言
此閣浮提世界縱廣七千由旬北面廣闊南
面狹小猶如車箱滿中羅漢稠若甘蕉竹葦
麻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養彼等諸阿羅
漢盡其一形四事不關彼等羅漢入涅槃後
復更供養起舍利塔於其塔上各施幡蓋及

寶鈴幢復以香花及諸油燈種種供養於汝
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多不難陀
白言得福甚多爾時世尊復告難陀若有羅
漢滿此閣浮有人盡形四事供養乃至香花
然諸油燈若復有人供養一佛功德果報倍
勝於彼復次難陀若人能入佛法教中乃至
第六七出家一日一夜行於清淨梵行之法此之果
報倍多於彼是故難陀必定出家莫復貪受
五欲樂也復次難陀諸欲少味多有苦患諸
欲無常是可厭離是大苦本是大瘡疣是大

惡刺是大厄縛是大苦惱是損滅相是破壞
相無常不住無時暫停是不牢固危脆易壞
多有怖畏苦空無我汝今必當諦觀諸欲如
是過患難陀汝今應善思惟五欲過患莫貪
著也爾時世尊雖向難陀說此過患然其難
陀心故不欲願樂出家但敬佛故低徊俛仰
白言世尊我當出家爾時世尊旦因經行以
指作相招一比丘來語之言汝當喚一剃髮
師來時彼比丘即喚衆中一剃髮師在難陀
前手執剃刀欲爲難陀剃其鬚髮爾時難陀

捉拳向彼剏除髮師作如是言汝今何力教
剏我頭爾時世尊正尔正意告難陀言來汝
比丘入我法中行於梵行盡諸苦故爾時如
來作是語已難陀鬚髮即自墮落猶如比丘
剏其鬚髮始經七日自然體著袈裟色衣手
執鉢盂如法之器而彼長老即成出家受真
足戒於時難陀可喜端正諸人樂觀有三十
相具足不闕身體金色高下四指不及如來
所作袈裟與佛衣服等無有異作已受持或
諸比丘遙見來者皆謂難陀即是世尊欲起

迎逆及至知非始還本坐以此因緣而諸比丘嫌恨等量而作是言長老難陀云何與佛衣服一等而用受持時諸比丘即往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尋時聚集諸比丘衆問難陀言汝作衣服僧伽黎等與佛同量而受持不爾時難陀白言世尊此事實然佛言難陀此不如法汝今云何與佛世尊同量受持僧伽黎也爾時世尊訶責難陀教如是已告諸比丘從今日後悉皆不得依世尊量作諸衣服而受持也若有違者如法治罪爾時難陀

契六

作如是念世尊已斷不復更聽依世尊量受持衣服今所作衣必須治打出其光澤而受持也爾時難陀尋即作彼打治之衣光澤而服執持鉢器眼塗媚藥莊嚴其身腳著草屣左手執傘右手持鉢詣向佛所白言世尊我欲往入聚落乞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汝今豈非善男子也信心捨家而出家乎難陀答言如是世尊事實然也爾時世尊復告難陀作如是言汝既信心是善男子捨家出家所持衣服何故打治令出光澤復以

何緣莊嚴身體眼塗媚藥腳著革屣一手執繖一手持鉢欲乞食也復次難陀汝若在於阿蘭若處乞食活命著糞掃衣此乃爲善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而說偈言

何時當得見難陀住於空閑常乞食

少欲知足拾遺餘又樂遠離諸欲想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以此事相集諸比丘而告之言諸比丘輩從今日後不得復著打治出光衣若有受持出光衣者如法治罪亦復不得眼塗媚藥及妙華屣亦復不得執輕妙

鉢亦復不得執繖入城聚落乞食若如是者悉如法治爾時難陀雖被世尊斷此打持光澤之衣并及不得眼塗媚藥斷好革屣并持輕鉢及以繖蓋猶尚憶念王之勢樂不肯依斷還憶彼女釋孫陀利念其色欲不行梵行欲捨其戒還本家宅以是因緣恒畫彼女孫陀利像後於一時至阿蘭若空閑之處或取甄瓦或取木板畫此釋女孫陀利像如是觀看便過一日而諸比丘其有見者心生嫌恨而相謂言長老難陀云何在於阿蘭若處或

取甄瓦或取木板畫婦女形竟日觀看時諸比丘即將此事往至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諸比丘在於衆內問難陀言汝實在於阿蘭若處或取甄瓦或取木板畫婦女形竟日看不難陀白佛實爾時佛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汝爲此事是不善也出家比丘宣得畫其婦女形像而觀看乎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從今不得畫婦女形若實若虛以著欲心畫已觀看若有如是故畫看者得違戒罪又於一時長老難

陀次第當直守護寺舍彼時難陀作如是念如來不久當入聚落乞食之時我於爾日當得還家爾時世尊知彼難陀作是思惟知已告言長老難陀汝若欲行閉諸房門然後還去爾時世尊作是語已便即往入聚落乞食長老難陀作如是念世尊已入聚落乞食我今當得還其家內爾時難陀遂見世尊房門不閉作如是念我閉此門然後還去即閉彼門見舍利弗房門復開即復往閉舍利弗門既閉彼門其目捷連房門復開尋即閉彼目

連房門既閉彼門見大迦葉房門復開尋即
往閉大迦葉門既閉彼門復見摩訶迦旃延
房其門復開尋復往閉迦旃延門既閉彼門
又見優婆頻螺迦葉房門復開尋即往閉優
婆頻螺迦葉房門既閉彼已那提迦葉房門
復開尋復往閉那提房門既閉彼已伽耶迦
葉房門復開爾時難陀尋復閉彼伽耶房門
既閉彼已優波斯那房門復開閉彼門已見
俱締羅房門復開既閉彼已復見摩訶專陀
門閉閉彼門已見利婆多房門復開閉彼門

已見優波離波多房門復開如是次第閉一
門已第二門開閉第三已第四門開彼見其
門一開一閉遂作是念彼諸比丘當能捉我
作何事過若開若閉我當還去將恐世尊不
久來至作是念已從尼俱陀樹林之內將欲
出時世尊尋以天眼觀彼難陀已見難陀將
第六
欲出其尼俱陀處如來見已從迦毗羅婆蘇
都城隱沒其身便即至其尼俱陀林出現於
彼爾時難陀見佛於彼林中出已尋即依一
尼俱陀樹隱身而坐爾時世尊以神通力舉

彼大樹置於虛空見彼難陀藏身而坐作如是言汝今難陀欲何處去時彼難陀報言世尊我於今者還復憶彼王位快樂自在之事兼復憶彼釋孫陀利是故不樂行於梵行意欲捨戒還於本家佛因此事而說偈言

欲離叢林已得離 從林得出還入林
汝富伽羅觀此事 從縛得脫還被縛

爾時世尊爲彼難陀說法句已更復勸言長老難陀汝嘗精心於我自在法教之中爲盡諸苦勤行梵行世尊以法教化難陀難陀猶

故不忘昔日五欲樂事及在王位適意之樂猶復憶念釋孫陀利不樂正法行於梵行心欲捨戒還其家宅爾時復有一大長者欲請世尊供設飲食於時難陀次當守寺爾時難陀復作是念世尊今者當入聚落受彼長者請食之時我當還家爾時世尊預知難陀作此憶念知已便即告難陀言汝今難陀須必知時灑掃寺地所有潔壘悉令水滿作是語已即往聚落赴其所請長老難陀於彼之時即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赴他請往於聚落我

今可得自往向家作是念已顧見如來所住之房多有糞土見已作念我今先往掃彼糞穢然後向家作是念已執持掃帚往掃彼房其掃一邊風來還吹土草滿地更須報掃彼時難陀復作是念掃地且止我先當今所有衆僧水澡盥器先著水滿然後向家作是念已取彼盥器將至水所悉滿盛水其所滿器滿已還覆彼時難陀作如是念我今何假掃地盛水如來今者不久還來我今亦可速至已家作是念已即還從彼尼俱陀林欲向家

與六

十二

去爾時世尊在彼所請長者之家以過人眼清淨天眼觀彼難陀已從彼處尼俱陀林欲出向家既見是已即別化身從長者家隱沒不現尋一念頃至尼俱陀樹林之內在彼長老難陀前出爾時難陀遙見世尊來欲至已即上一大高峻險岸從彼岸下至隈障處存身而坐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令彼峻岸地平如掌爾時世尊見彼坐時告言難陀汝今在此欲作何事於時難陀而白佛言婆伽婆我已言許共孫陀利還家爲期今作是念勿使

令我成其妄語是故我今欲往彼處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何須見孫陀利其身如是皮裏筋骨內有髓腦膿血屎尿皆悉充滿最可厭惡猶如廁溷如是難陀我今略說一衆生共婦和同所出不淨多於巨海亦不知

第十六
第十三

足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而說彼偈

欲離稠林已得離 從林得脫還入林
汝富伽羅觀此等 從縛得脫還復縛
爾時世尊教化難陀說法教言今汝難陀於我自在說法教中喜樂行於清淨梵行爲欲

滅諸一切苦故爾時難陀雖被世尊作如是等方便教化猶故不樂行於梵行乃共六群諸比丘等以爲朋黨數至彼邊語言論說從晨到夜唯論邪命諸惡等事爾時世尊觀知其行作如是念此之難陀今已學彼六群比丘恐畏損其功德業行我應斷其共彼人等以爲朋黨作是念已即便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我欲共汝入迦毗羅婆蘇都城難陀白言唯如尊教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

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

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

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

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

在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

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

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持彼

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

汝自覲手爾時難陀即覲其手爾時佛復告

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

不淨腥臭氣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六

與六

十四

音釋

隊

徒對

切

純

常倫

切

搦

明格

切

韌

而

微切

堅

柔難

斷

陣隊

也

金

也

切

捉

搦

也

也

切

也

切

也

食

祥交

切

呻

失人

切

吟

呻吟

魚

今

切

韌

之夜

切

瘦

也

切

瞿

羊益

切

蘆

也

切

韌

甘藷也

切

韌

也

瘡

初良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切

瘡

也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蘇旱切
蓋也
也脳
頭髓
乃老農
也膿奴
血也
潤廁也
胡因切
鼻以鼻
擗切